

# 南宋时期圣妃信仰在两浙沿海的传播及其影响

陈国灿 鲁玉洁

---

**提要:**圣妃信仰起源于福建,经宋政府多次敕封,逐渐由一个地方小神发展为东南沿海居民共同崇奉的海神。南宋时期,与福建毗邻的两浙地区,因地域优势,海上贸易频繁,文化具有包容性,以及海商、福建籍游宦阶层的推动,逐渐接受圣妃信仰。圣妃信仰传入后,对两浙沿海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日益成为沿海居民和相关社会群体的一种身份认同。

**关键词:** 南宋 圣妃信仰 两浙沿海 传播 影响

作者陈国灿,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家。鲁玉洁,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金华 310004)

---

圣妃信仰起源于宋代福建莆田的湄洲岛,是东南沿海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民间传统信仰之一。圣妃原为林氏女,福建湄洲岛人。生前为一女巫,因其灵异,死后被人崇奉。后世受到各朝官方的封赐,从顺济庙神上升为南宋的圣妃,被敕封多至 14 次。伴随赐封升格,圣妃信仰走出湄洲岛,传播至福建、两浙沿海、广南路等地区,成为东南沿海居民共同崇奉的海神。南宋丁伯桂《艮山顺济圣妃庙记》载:“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浙、淮甸皆祠也。”<sup>①</sup>

宋王朝对神女圣妃的推崇,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海上贸易日益频繁,其中又以福建、两浙等地最为重要。有学者估计,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北宋中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 1666.6 万缗,北宋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 2333.4 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 3777.8 万缗”<sup>②</sup>。东南地区海外贸易之盛、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圣妃信仰契合沿海民众寻求精神依托和拓展海外经济的愿望,对统治者而言,为争取更多的岁赋,需要推动海上贸易,发展东南沿海的经济,故此“顺水推舟”。可以说,对圣妃尊崇实为朝廷出于发展海运、安抚民心的需要。本文就南宋时期该信仰在两浙沿海地区的传播和所带来的影响等问题,作一番考察和分析。

---

①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 73《祠祀三》,《宋元方志丛刊》,第 4015 页。

② 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份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 一、圣妃信仰在临安的传播

圣妃信仰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海洋保护特色,与航海活动发生紧密联系。因此,南宋圣妃信仰的传播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两浙沿海港口众多,对外交通发达,海上贸易活跃,又邻近福建,彼此人员和文化交流密切,因而成为圣妃信仰传播的重要区域。这当中,最为活跃的当推临安。

临安既是南宋的都城,也是海外交往和贸易的重要口岸。对于临安的圣妃信仰情况,有关历史文献有不少介绍。《咸淳临安志》载:“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考之《庙记》,神本莆田林氏女,数著灵异,祠于莆之圣堆,宣和五年赐顺济庙额。”<sup>①</sup>时人吴自牧《梦粱录》进一步指出:“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又,行祠在城南萧公松桥及候潮门外、瓶场河下、市舶司侧。……其妃之灵者,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舡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sup>②</sup>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到南宋中后期,临安除艮山门外的顺济圣妃庙,还有4所圣妃行祠,而且因十分灵验,庇护海舶,“其功甚大”,故备受人们的尊崇,民众信仰之风鼎盛。

在推动圣妃信仰传入临安的过程中,海商起着重要作用。临安与福建贸易往来频繁,福建商人多将各种商品由海路运往临安买卖。洪迈《夷坚志》中提到,有个泉州的杨姓商人,“为海贾十余年”,“举所贾沉香、龙脑、珠琲珍异”运至临安销售,“致货二万万”<sup>③</sup>。《梦粱录》也记载,临安市场流通的许多果品来自福建,如乳柑、福柑、水晶李、福李、橄榄等,浙西所产的粮食也经临安由活跃销往福建沿海。正是在这种海上贸易往来的活动中,圣妃信仰传入临安。对于海商而言,在防备措施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凶险迭生的大海,能够保生谋利是很重要的,故对“灵验”的神女自然加以信奉。正如丁伯桂所言:“莆神所福遍宇内,故凡潮迎汐送,以神为心;回南簸北,以神为信;边防里捍,以神为命;商贩者不问食货之低昂,惟神之听。”<sup>④</sup>

临安地区圣妃信仰的传播,在临安做官的福建籍士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积极倡导、推动圣妃庙的修建;另一方面,他们撰写庙记,将圣妃事迹见于文字,广为流传。如前面提到的丁伯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丁伯桂,字符辉,兴化军莆田人。嘉泰二年(1202)登进士第,曾任国史院编修等职。宝庆三年(1227),他倡导临安艮山门外顺济圣妃庙扩建,并撰写《艮山顺济圣妃庙记》,详述该庙始建和扩建情况,其略云:

艮山之祠,旧传监丞商公份、尉崇德日感梦而建。祠临江浒,前有石桥,经久摧剥。……开禧年间,始建殿阁,地褊且陋,观瞻未称。岁在丁亥,某调郡,陞辞,偶叨留行,因白夕郎陈公卓,割漉钱为倡,贻书乡之持麾节者咸遣助。乡之士友与都人知敬福者,竭力效奔走,不避寒暑,随丰俭捐金钱。……祠成,乡人合祠,谗某为述颠末。<sup>⑤</sup>

《庙记》中提到的商份,字符质,福清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他因有感于湄洲神女之梦而在临安建立祠庙,显然商份也是神女的信奉者。此后在丁伯桂和陈卓倡导下,乡之士友及在临安信奉神女之人共同捐钱出力,协力扩建圣妃庙。

圣妃信仰在临安的流行,宋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起,南宋政府对圣妃的褒封从莆田转移到临安。史载:“嘉熙三年,以钱塘潮决堤至艮山祠,若有限而退,封灵惠助顺显卫英烈嘉应妃。”<sup>⑥</sup>对此,时人刘克庄有进一步介绍:

①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宋元方志丛刊》,第4014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14《祠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页。

③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6《泉州杨客》,中华书局,1981年,第588页。

④⑤ 丁伯桂:《艮山顺济圣妃庙记》,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宋元方志丛刊》,第4015页。

⑥ 程端学:《积斋集》卷4《灵济庙事迹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非但莆人敬事，余北游边，南使粤，见承楚、番禺之人，祀妃尤谨，而都人亦然。海潮啮堤，声撼行阙，官投璧马不验，冲决至艮山祠，若为万弩射回者。天子惊异，锡妃嘉号，特书不一，书令为“灵惠嘉应协正善庆妃”。<sup>①</sup>

钱塘江口以其大潮闻于世，因江口呈喇叭形，囿于地势，大潮对堤坝的破坏性极大。海潮冲垮大堤，声势震彻城中宫阙。至艮山祠，却如强弩回弓之势，潮水回卷。时人惊异，以为圣妃显灵，挡住大潮，故宋理宗再赐“嘉应”封号。至南宋后期，钱塘潮对堤坝的破坏性越发明显。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李衢上言：“国家驻蹕钱塘，今逾十纪。惟是浙江东接海门，胥涛澎湃，稍越故道，则冲啮堤岸，荡析民居，前后不知其几。”<sup>②</sup>在此情况下，宋政府决定重修临安防海大堤。宝祐四年（1256），新的钱塘大堤建成，圣妃亦因此再得“善庆”封号。可见，在临安君民心里，圣妃俨然成为大堤的保护神。

## 二、圣妃信仰在两浙沿海其他地区的传播

除临安外，南宋时期圣妃信仰在两浙沿海的传播，较为活跃的还有明州（庆元）、秀州（嘉兴）、镇江、平江、江阴、温州等地区。

明州是唐中后期兴起的东南沿海重要贸易口岸，入宋以后更是商人云集，贸易繁荣。史称，明州处“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货物丰衍”，实系“东南之会要”<sup>③</sup>。据朝鲜文献《高丽史》记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仁宗二年（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的百余年间，宋商赴高丽贸易的多达96批次，计3000多人次。<sup>④</sup>宋丽间这种频繁的贸易往来，大多是经由明州出入的。到南宋时，明州与泉州、广州并为三大海外贸易港口，其贸易对象涉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据《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记载，南宋中期，庆元（宋宁宗庆元元年，即1195年改称）港输入的各色海外舶货，来自日本、高丽等东亚各国的有53种，来自占城等东南亚地区的78种，来自其他海外地区的有70种。正是这种地域社会环境，加上濒海而起的历史传统和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使圣妃信仰得以在明州地区获得快速传播。

事实上，早在北宋后期，圣妃信仰就已开始对明州地区产生影响。明州造船业发达，尤其是海舶制造技术在当时的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前文提到宋徽宗宣和年间路允迪等人奉使高丽，所用的海舶就是由明州建造的。路允迪等所乘的海舶称“顺济神舟”，途遇海难，求祷于妈祖，最终平安归来。奏请于朝，遂赐莆田神女祠“顺济庙额”。此事对明州的影响颇大，圣妃信仰亦由此逐渐传入。到南宋初，在明州沿海和部分海岛，如孤悬海上的昌国县（今浙江舟山地区）、濒临海洋的象山县等地，都已建有圣妃庙。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在明州城东渡门外又新建一所圣妃庙。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载：

浙鄞之有庙，自宋绍熙二年，来远亭北。舶舟长沈法询往海南遇风，神降于舟，以济。遂诣兴化，分炉香以归。见红光、异香满室，乃舍宅为庙址，益以官地，捐资募众，创殿庭像设，有司因俾沈氏世掌之。<sup>⑤</sup>

这里明确指出，明州东渡门圣妃庙是从福建兴化传播过来的。

秀州（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升为嘉兴府）地处杭州湾北岸，航海活动向来活跃，而圣妃信仰的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1《风亭新建妃庙》，《四部丛刊》本。

② 脱脱等：《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中华书局，1977年，第2397页。

③ 张津：《乾道四明志》卷1《分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4877页。

④ 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四章、第五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程端学：《积斋集》卷4《灵济庙事迹记》。

传入可以追溯到北宋前期。据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天后宫，在府治东北二里，宋乾德中建。”<sup>①</sup>至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该天后宫由嘉兴所指挥巩洋捐资，道士沈道诚重建。邑人吴鹏记云：

若夫神灵，则自宋乾德间以威福显于江淮。……当时有崇道真人，知有神焉，为入奏于朝，皇帝下诏令四方广立堂庑以祀之。此官之所由起也。<sup>②</sup>

宋室南渡后，天妃信仰进一步在秀州各地传播开来，相继建起不少祠庙。明正德《松江府志》载：“圣妃宫，在府南仙鹤观侧。”<sup>③</sup>这里所说的“府”是指松江府，宋代为华亭县，隶属秀州(嘉兴)。仙鹤观创额于东晋时期，南宋初重修，观侧的圣妃宫应是此次重修后所建。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在华亭县增置上海镇，作为海外贸易的新口岸。该镇设置数年，便开始修建圣妃庙。元人宋渤《顺济庙记》云：

松江郡之上海为祠，岁久且圯。宋咸淳中，三山陈侯珩提举华亭市舶，议徙新之……始于辛未，毕于庚寅。<sup>④</sup>

上海镇顺济庙的修建，始于辛未年，即咸淳七年(1271)，至庚寅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才最终完成，前后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

镇江毗邻长江下游河口，南宋时海上交流颇为活跃。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三月，有臣僚上言：“自来闽、广客船并海南蕃船转海至镇江府，买卖至多。”<sup>⑤</sup>伴随发达的海上贸易活动，圣妃信仰逐渐传入。《至顺镇江志》卷八载：“天妃庙，在竖土山东，旧在潮闸之西。宋淳祐间贡士翁戴翼迁创于此，太学博士李丑父为记。”该《志》载录李丑父《灵惠妃庙记》云：

妃为莆明神，庙于京江之湄，且十余年，迁于江口土山龙津之西侧。……初，两浙转运司贡士翁戴翼语丑父曰：嘉熙戊戌，自京游京口学，妃故官方轮奂，忽梦以改卜囑。仆心讶，且惧辱命，不敢当。妃曰：徐图之。仆拜而退，觉而识之。既而濒江庙果圯，仅存一殿，卜修不兆，卜迁乃兆。……壬子岁，正殿、庙门、西偏集福堂落成。<sup>⑥</sup>

由此可见，镇江府的这所天妃庙创建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至淳祐十二年(1252年)由翁戴翼迁址重建。李丑父和翁戴翼均为莆田人士，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莆籍游宦人士对圣妃信仰在两浙地区传播所起的作用。

平江府由原苏州升置，其东部沿海地区海上贸易相当发达。早在北宋后期，圣妃信仰就已传入。清乾隆《江南通志》卷四四《寺观二·苏州府》载：“天妃宫，在北寺东，宋元祐间创。”南宋时，平江府又建有灵慈宫，或称天妃庙，系章氏家庙改置。明洪武《苏州府志·祠祀》载：“灵慈宫，在郡北中路桥，即宋章粲家庙，子孙因权要侵其地，遂献于官以建庙，而移家庙于侧。”明代王鏊《姑苏志》卷二七亦载：“章庄敏公祠，在报恩寺东，即章太师家庙。公名粲，径原御夏寇有功，徽宗赐庙于怀德军，额曰‘忠烈’。嘉定末，其孙请立于此，后为天妃庙。”

江阴地处长江口南岸，海上往来活跃。其城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闾”，后来虽舶商渐稀，但“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sup>⑦</sup>。从南宋中期起，圣妃信仰在江阴逐渐流传开来。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始建圣妃庙。明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二六载：“圣妃庙，在君山。正庙在兴化府，宋敕封灵惠助顺显卫英烈妃。航海者每遇风涛险恶，乞灵于神，响应如答。嘉定十七年，侯纲创立。”

温州直接与福建相邻，是南宋时期又一个重要海外贸易口岸，“其货纤靡，其人多贾”<sup>⑧</sup>。据有关学

① 许瑶光等：光绪《嘉兴府志》卷10《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② 吴鹏：《重建天妃宫碑记》，明嘉靖己酉年(嘉靖二十八年)撰刻，拓片现藏嘉兴市图书馆。

③④ 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15《坛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1，中华书局，1997年。

⑥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8《神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730页。

⑦ 赵锦、张袞：嘉靖《江阴县志》卷2《市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⑧ 程俱：《北山小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四部丛刊续编》本。

者考证,当时温州城王塔院前建有顺济庙,庙前有顺济坊。<sup>①</sup>另据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该府平阳县有圣妃宫,“在岭门”。<sup>②</sup>从其名称来看,似当建于南宋时期。

可以说,到南宋时期,圣妃信仰已在两浙沿海传播开来。尽管由于史料有限的关系,许多地方的圣妃信仰不被记载。但我们知道,圣妃信仰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文化,自福建传至两浙沿海,不可能是孤立传播。以临安等地为中心,其周边地区也必然受到圣妃信仰的影响,尤其是在南宋时期两浙沿海海运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航海业较盛的区域为东南沿海,迄至宋代后期,东南沿海民众皆有崇拜圣妃的习惯。”<sup>③</sup>

### 三、圣妃信仰对两浙沿海地区的影响

圣妃信仰自福建传入两浙沿海地区,在满足人们祈求平安的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对其地域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

圣妃信仰传入两浙沿海,对各地社会生活习俗有广泛而入微的影响。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崇奉圣妃所展开的各种祭典活动。每逢春节、中秋和圣妃誕生日,都会举办各种祭典活动,如“赛神会”、“放灯”、“送灯”、“演戏酬神”等等,这些奉神活动带有社会性和群众性,在宋代世俗文化繁盛的背景下,逐渐发展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丰富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时人刘克庄有诗云:“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sup>④</sup>诗中勾画出一幅万人空巷,涌到圣妃祠参加迎神赛会活动的画面。赵师使《诉衷情》一词有进一步描述:“茫茫云海浩无边,天与水相连。舳舻万里来往,有祷必安全。专掌握,雨旸权,属丰年。琼卮玉醴,飡此精诚,福庆绵绵。威灵千里护封圻,十万户归依。白湖宫殿云耸,香火尽虔祈。倾寿酒,诵声诗,谅遥知。民康俗阜,雨润风滋,功与天齐。”<sup>⑤</sup>这里所说的虽是白湖庙<sup>⑥</sup>祭祀神女的情形,但从中也可以想见当时两浙沿海民众祭祀圣妃的盛况。

另一方面,对圣妃的崇奉也影响着两浙沿海地方的民俗文化。有学者认为:“一个地区的人们接受了妈祖信仰之后,其民俗便会受到影响,而民俗的传承则会加深妈祖的信仰,二者从而产生互动。”以出海仪式为例,出海时日,出海的海商或渔民会供奉天妃,人们爆竹锣鼓,烧香点烛,祈求平安。船上众人顶礼叩拜,参拜者缄口默语,言行举止谨慎。一路上船上的炉香不尽,进港时也要向天妃拜祷。又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吃饭时筷子不能搁在匙上,碗碟盆匙都不能侧置倾倒,帆船到达目的地,忌讳说船到(倒)了”<sup>⑦</sup>。又如每逢三月廿三神女诞辰前后,江浙沿海渔民均不准出海捕鱼,是为“诞辰禁捕”。这些都是缘于对圣妃的崇拜,祈求平安的心理。此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行业神的神诞等庆典成为民间岁时风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⑧</sup>对圣妃的祭典活动也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风俗。

圣妃信仰的传播,从一个侧面推动两浙沿海各地商业的发展。以圣妃庙为依托,人们往来祭拜,不仅增加了人员流动,而且每逢祭典圣妃,都会举办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类似民间庙会形式,往往发展为重要的集市活动形式。在人们心中,圣妃庙亦如城隍庙一般,不仅是一个供奉的神庙,也

① 宋元模:《妈祖地名知多少》,载《八闽掌故大全(地名篇)》,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 王瓚:弘治《温州府志》卷16《祠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③ 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④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即事十首》,《四部丛刊》本。

⑤ 赵师使:《坦庵词》(不分卷),明刻宋名家词本。

⑥ 白湖位于莆城东五里许,有水市,诸舶所集。白湖神女庙系南宋初陈俊卿等人倡建,为南宋时期香火最盛的神女庙之一。

⑦ 以上参见黄浙苏:《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⑧ 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46页。

是一个商业活动场地。以明州圣妃庙为例,其庙多建在甬江两岸,每逢圣妃神诞,庙内官祭,敬神演戏,轰动城厢,可谓是人山人海,给商业发展带来的契机可想而知。这种现象,到明清时期表现更为明显。正如有学者所言:“会馆天后宫的数量和规模,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港口商埠开发和地方民俗文化繁荣程度的标志。”<sup>①</sup>

随着圣妃信仰的传入,作为海商共同信仰支柱,逐渐成为一种身份认同。以在两浙的福建籍人士为例,他们身处异乡,借对圣妃的崇奉寻求一种平安、“人身保护”,因此积极联合起来,修建圣妃庙,强化乡人意识。南宋两浙沿海地区的许多圣妃庙,最初大多由福建籍人士发起建立。如前文提到的临安艮山顺济圣妃庙的始建者商份及其为其撰写庙记的丁伯桂,均为福建籍人;镇江圣妃庙的修建者翁戴翼及其为其撰写庙记的李丑父,也都是福建籍人。对于这些客他乡的闽籍人士而言,圣妃庙亦如家庙,在纪念先祖的同时,旨在增强凝聚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生活于两浙的福建籍人士看来,圣妃庙发挥着同乡会的作用,成为一种身份认同。这种凝聚的核心力量同样影响着两浙海商。以明州为例,明州商人素有建造商帮会馆的传统,其源头可追溯至宋代,在当时为行业间联络所用,圣妃庙即成为明州海商会馆的一种载体。宋绍熙二年(1191),明州海运船商沈法询在江夏街首建圣妃庙,其信徒即为当地海运业行会成员。至明清时期,天妃庙的会馆作用更为突出,如最著名的庆安会馆等。<sup>②</sup>可见,圣妃信仰作为海商共同的精神支柱,圣妃庙则初步成为他们联络商情,敦睦梓谊的纽带,而且其纽带作用在后世日益凸显,逐渐成为鼓舞他们团结一致、协力奋斗和竭力开拓的精神力量。

#### 四、结 语

圣妃信仰自福建湄洲兴起,因其契合渔民、海商寻求航海保护的心理,以及宋廷开拓海疆、发展海上贸易的需求,受到上自朝廷、下至百姓的重视。到南宋时期,由地方小神逐渐发展为东南沿海共同崇奉的海神,为国家祭祀。

两浙沿海地区既有与福建毗邻的优势,而且海上贸易往来频繁,海商繁多,从而提供了圣妃信仰传入的有力条件,加之包容的海洋文化底蕴及宋政府的推崇,进一步推动圣妃信仰在其的发展。新的信仰的传入也势必对两浙沿海地区产生影响,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看到在宋代世俗社会之下,对圣妃的庆典活动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有特色的风俗活动,丰富了民众生活以及地域文化。同时我们也看到,海商是为圣妃信仰最主要的信奉者,对圣妃的崇奉则日益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与“商帮”融合,在后世则与会馆融合。圣妃信仰在成为海商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在促进港口的发展,这依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天妃由人成长为海神,其信仰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素,一种海洋文化的象征。对南宋两浙沿海地区天妃信仰状况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天妃信仰,对于我们今天将天妃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责任编辑:徐吉军

<sup>①</sup> 以上参见黄浙苏:《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sup>②</sup> 庆安会馆位于今浙江省宁波市三江口东岸,为甬埠行驶北洋的船商所建,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落成于咸丰三年(1853)。它既是祭祀天后妈祖的殿堂,又是船商航工娱乐聚会的场所。该会馆系中国八大天后宫和七大会馆之一,也是江南现存唯一合天后宫与会馆于一体的古建筑群。

作者: [陈国灿](#), [鲁玉洁](#)  
作者单位: [陈国灿\(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 金华 310004\)](#), [鲁玉洁\(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 金华 310004\)](#)  
刊名: [浙江学刊](#) PKU CSSCI  
英文刊名: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13(6)

## 参考文献(29条)

1.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
2. [熊燕军](#)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份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 2007(01)
3.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
4. [吴自牧](#) 《梦粱录》卷14《祠祀》 1980
5. [洪迈](#) 《夷坚志》丁志卷6《泉州杨客》 1981
6. [丁伯桂](#) 艮山顺济圣妃庙记
7. [程端学](#) 《积斋集》卷4《灵济庙事迹记》
8.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1《风亭新建妃庙》
9. [脱脱](#) 《宋史》卷97《河渠志七》 1977
10. [张津](#) 《乾道四明志》卷1《分野》 1990
11. [杨渭生](#) 《宋丽关系史研究》,第四章、第五章 1997
12. [程端学](#) 《积斋集》卷4《灵济庙事迹记》
13. [许瑶光](#) 光绪《嘉兴府志》卷10《坛庙》
14. [吴鹏](#) 《重建天妃宫碑记》,明嘉靖己酉年(嘉靖二十八年)撰刻
15. [顾清](#) 正德《松江府志》卷15《坛庙》
16. [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1 1997
17. [俞希鲁](#) 《至顺镇江志》卷8《神庙》 1990
18. [赵锦](#); [张袞](#) 嘉靖《江阴县志》卷2《市镇》
19. [程俱](#) 《北山小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
20. [宋元模](#) 妈祖地名知多少 1994
21. [王瓚](#) 弘治《温州府志》卷16《祠庙》
22. [徐晓望](#) 妈祖信仰史研究 2007
23.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即事十首》
24. [赵师使](#) 《坦庵词》(不分卷)
25. [白湖](#)位于莆城东五里许,有水市,诸舶所集.白湖神女庙系南宋初陈俊卿等人倡建,为南宋时期香火最盛的神女庙之一
26. [黄浙苏](#) 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 2011
27. [李乔](#) 中国行业神崇拜 1990
28. [黄浙苏](#) 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 2011
29. [庆安会馆](#)位于今浙江省宁波市三江口东岸,为甬埠行驶北洋的舶商所建,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落成于咸丰三年(1853).它既是祭祀天后妈祖的殿堂,又是舶商航工娱乐聚会的场所.该会馆系中国八大天后宫和七大会馆之一,也是江南现存唯一合天后官与会馆于一体的古建筑群